



雨总会停

■张磊峰

情到深处

8月26日,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。西藏军区某团二级上士、卫生员刘守壮接到命令时,正在萨嘎驻地的卫生室里整理药柜。他把手里的处方箋搁下,转身去清点急救箱,将纱布、碘伏、各类药品一样一样码进背囊。这套动作他做了好多年,闭着眼也不会出错。

刘守壮是山东菏泽鄄城人,今年是他入伍的第11年。从海拔4500米的驻训点到吉隆灾区,一路都是盘山路,弯急坡陡。他出发前服了晕车药——这是他多年来出任务的习惯,确保自己到了现场能站得住、干得动。

车子在颠簸中前行。他靠在座椅上,闭了一会儿眼,又睁开。手机没信号,窗外是灰蒙蒙的天,雨一直没停。

4年前也是这个时候,也是吉隆。2022年秋天,他跟着医疗队过来做防疫消杀。大女儿的预产期是当年9月底,他守在吉隆走不开,一直到12月中旬任务结束才赶回家。

这一次,老二的预产期又快到了,他又在去吉隆的路上。

吉隆的安置点设在一家酒店改造的临时住处。刘守壮抵达后,放下背囊就开始巡诊。量血压、给药,为有跌打损伤的群众做基础处置……有些群众的头痛查不出器质性病因,他判断可能是目睹山洪泥石流后的应激反应——他们的身体从灾难中逃出来了,心还没跟上。

他蹲下身给一位老阿妈量血压。老阿妈用不太流利的汉语问他:“你们啥时候走?”

他说:“不走。我们就在这里。”老阿妈点了点头,没再说话。

吉隆的雨下了又停,停了又下。刘守壮白天从一个安置点走到另一个安置点,问诊、发药、安抚。晚上回到临时住处,他掏出手机,屏幕上弹出一条信息。

“今天忙完了吗?”是妻子陈一凡。他回了3个字:“刚回来。”那立即回复:“注意身体。家里没事,你别惦记。”

他把手机搁在枕头边上,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。吉隆的夜很静,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他想起4年前在吉隆的那些晚上,也是这样安静。那时候大女儿还没出生,他在帐篷里翻来覆去睡不着,想着在山东老家的妻子一个人挺着肚子,想着她会不会害怕。

4年过去了,老二快来了,他仍是同样的担心与牵挂。

二

2018年,经朋友介绍,刘守壮认识了当小学语文老师的陈一凡,他们还是山东鄄城老乡。

第一次见面时,刘守壮刚从西藏休假回来,人晒得黝黑。一米七三的个头,在山东大汉里不算高。但接触下来,两人的脾气对上了解。

“她知道我常年在在外执行任务,我知道她在家操持、上班,两个人就这么配合着。”刘守壮说。没有电视剧里那种轰轰烈烈,就是平淡,平淡到回忆起来,全是些琐碎的细节。

说到浪漫,刘守壮想了想说:“最浪漫的,是做饭吧。”

他高中毕业后在老家餐馆当过一年学徒,练了一手好刀工,到部队之后也常露一手。每年休假回家,做饭的活儿他全包了。“我不在家的时间长,回去了就得多干点、多补偿点。”看着妻子下班回来有口热饭吃,他觉得舒坦。陈一凡心疼他,怕他老做饭累着,有时候便主动提议“出去吃吧”,给他留点自己的时间。两个人之间没有太多仪式感,就是烟火日子里的互相体谅。

结婚6年来,陈一凡没去过西藏。“驻地海拔高,她上来会有高原反应,我不想让她吃那个苦。”刘守壮每年都趁她放暑假的时候休假回去,两人就在家附近转转,或者带孩子出去玩。最远的一次,他们带大女儿去了云南。

大女儿叫刘瑾晞。“瑾”是他取的,寓意如玉般温润珍贵;“晞”是她取的,

取破晓、希望的意思。每次刘守壮回单位后,头半个月给女儿打视频电话,女儿基本不理他,不喊爸爸,也不说话。“估计是我走了,她赌气。”刘守壮说。等到他下次休假回去,一推门,女儿立马就跑过来了,直往他怀里扑。那种感觉他说不上来,但他知道女儿在用自己的方式等他。

陈一凡怀了二胎后还在照常上班,一个人挺着肚子开车,往返几十公里。想到这个,刘守壮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陈一凡在电话里从不说累,反倒怕他分心,总说“没事,我能行”。

8月26日那天,刘守壮给她打电话,她已经从电视上知道了吉隆这边的灾情。电话里,她说:“你想说啥我都知道。”

两个人之间,有些话不用说出来,她知道她懂。

三

刘守壮进部队前只读到高中,但在部队这11年,给了他一种稳当、自律,和把一件事干到底的劲儿。他有时在书上读到一段有感触的话,便拿到班里面念,渐渐地,补上了不少功课。他本来是卫生员,在部队考取了卫生专业中级职称,从基础护理到常见病症处置,专业底气一点一点攒了起来。

这次在吉隆,他背着药箱一趟一趟地走。别人问他累不累,他说:“身体累,但心不累。给群众多做点事,心里踏实。”

雨还在下。刘守壮把药箱背好,准备去下一个安置点。走之前他看了一眼手机,有一条未读消息。

他点开,看到陈一凡发来的照片,是大女儿在幼儿园画的画,歪歪扭扭的线条画了一个人,画面上半部分涂了一片蓝色,底下写着“爸爸”。

他把照片放大了看,那片蓝色涂得满满的,像是孩子心里的一片天。

他把手机揣进兜里,背起药箱,推开门。雨声一下子涌进来,湿漉漉的风打在脸上。

现在刘守壮还不知道给老二取什么名字。这次他想取简单的字,老大那个“瑾晞”,笔画太多,小孩一开始学写字费劲。他想着等这次任务结束,回去跟陈一凡商量。

吉隆的雨总会停,新生也总会来。他想着这个,笑了一下。然后蹲下身,给下一个群众量血压。

版式设计:吴建硕



沈宇铭绘



家庭秀

轮胎圈起圆圈的框
阳光洒落在训练场
我仰起脸
伸手摸一摸爸爸的军帽

红色跑道静静铺向远方
爸爸的迷彩军装
仍带着海上颠簸的气息
此刻他的眼眸
盛满我的模样
相聚的幸福时光
闪闪发亮
印在我小小的心房

高翔配文

定格

近日,海军航空兵某部二级上士高翔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高翔与女儿共度幸福时光。

范鸿健摄

岁月有情

“小牟,请你拿这些钱买一束鲜花,代我到海边祭奠一位朝鲜老阿妈……”不久前,辽宁省军区某休养所主治医生牟馨雨到老干部家巡诊时,90岁的褚翠兰老人托付给她这样一件特殊心事。

当时,褚翠兰老人正坐在窗边,捧着一沓泛黄的老照片出神,指尖轻轻摩挲照片上模糊的身影。牟馨雨有些好奇,俯身看向照片。看着牟馨雨的神情,老人缓缓说出一段多年前的往事。

照片里的青年,是她的丈夫于主光。1929年6月,于主光生于山东省文登县(今威海市文登区)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,胶东军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,向顽抗日伪军据点展开历时一个多月的秋季攻势,光复了文登等县。当时,16岁的于主光与大批文登热血青壮年一道参军入伍。起初,他被分配到胶东军区电话队参加通信专业集训。因学习刻苦、专业优秀,第二年他被调到胶东军区炮兵团观通连,成了一名电话员,每天背着沉重的线轴,跟着侦察兵往前沿山地放线。

1946年10月,国民党军集结兵力沿胶平公路北犯。于主光所在部队参加了这场战斗,他也迎来了入伍后的第一仗——平掖保卫战。那时,炮兵的指挥全靠一根细细的被复线和手摇磁石电话。由于电话线常常被炸断,于主光和战友们需要穿梭于炮火间接通线路。夜间缺少照明,他们就借着月光,匍匐在地面工作。每接好一段线路,就为炮兵打通一条传递指令的通道。1947年12月,莱阳战役打响。时任副班长的他,在残酷的战场上愈发沉稳坚毅。因作战英勇,他荣立三等功。接下来,从胶东敌土的枪林弹雨,到渡江南下的千里征战,于主光参加的战斗一场接着一场。

1950年11月,于主光随部队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。11月27日,志愿军对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部队发起猛烈反击。战斗期间,朝鲜东线战区普降大雪,气温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。凛冽寒风裹挟着漫天飞雪,茫茫群山尽数笼罩在刺骨严寒之中。担任副排长的于主光主要负责通信任务。在雪地穿插时,积雪一层层覆在身上,雪沫扑在脸上,让人视线模

家人

初秋,天还没亮透,海军某部机械师李岱琦已经带着机组围在了战机旁。查蒙皮、看轮胎……最后他在放飞单上签下名字——放单不到半年,这样的签字他已经重复了多次,每一次都细致谨慎。

此刻,千里之外的另一座机场,李岱琦的父亲——空军某部机械师李爱兵正打着手电,探身查看发动机进气道叶片。从军30多年了,指尖划过部件的节奏,他再熟悉不过。一个在海军机场,一个在空军机场。父子俩守着不同军种的战机,守着一份事业。

李岱琦的童年,是在空军某场站的战机轰鸣声中度过的。

从小,他就对汽车、机车这类机械物件格外着迷,拆了装、装了拆,总也玩不够。“这孩子从小学习就好,有自己的志向,他的学业,我和爱人基本没操过心。”聊起儿子,李爱兵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。

高考结束后,李岱琦没有犹豫,报考了海军航空大学机务工程专业。从小在军营长大,他对部队的集体生活、严格纪律有天然的亲近感,机务专业又恰好契合他对机械工程的浓厚兴趣。

“既能干自己喜欢的事,又能在军营里实现价值,我觉得值。”李岱琦说。毕业后,李岱琦被分配到海军某部,成了一名基层机械师。

还没放单的时候,他一有空就给父亲打电话,探讨业务上的经验和知识。由于机型不同、流程不同,一些具体操作不能直接照搬父亲的经验,但父亲的一句话,李岱琦记到现在:“人

一束鲜花寄故人

■王军丽 向勇



沈宇铭绘

糊。一次任务中,他不慎从数米高的岩石上翻滚掉落,当即失去知觉。

再度苏醒时,于主光已躺在一处隐蔽山崖下的小石洞中。朦胧月色下,一位质朴善良的朝鲜老阿妈静静守在他身旁。原来危难之际,正是这位躲在附近山坳里的朝鲜老阿妈,在雪地上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于主光,于是顶着炮火和严寒,拼尽全力将瘦小的他背回石洞中,悉心照料。

由于战地缺医少药,老阿妈只能依靠民间土方救治这名志愿军战士。她用积雪一点点揉搓他肿胀发黑的双腿,小心分开与皮肉粘连的衣物,把随身携带的一点干草药捣烂,敷在他溃烂的冻伤创口上。随后,老阿妈又冒着被轰炸的危险,悄悄跑回村里取来自制的松节油为于主光减轻伤痛,养护创面。就这样,于主光黑紫的双腿渐渐有了血色。

洞外敌机轰鸣,寒风呼啸;洞内温情涌动,暖意绵长。老阿妈反复揉搓他僵硬的双腿,帮他驱寒,保住了他的性命与双腿。

待于主光体力稍有恢复,老阿妈给他装了一些土豆,指给他一条隐蔽的小路。于主光向老阿妈深深鞠躬,趁着夜色踏着深雪,循着远方隐约的枪声,艰难跋涉找到了部队。那场战役后,好多战友都因冻伤截肢了。后来,他又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。

1952年10月,于主光从朝鲜回

国。匆匆一别,即成一生相望。直到硝烟散尽,于主光和那位老阿妈再也没能相见。严寒在他双腿上留下终身的印记,而这份跨越国界的救命之恩,更是深深刻在于主光心底。于主光一生淡泊名利,从不夸耀自己的战功,家中珍藏的军功章更是极少示人,却常常向家人提起这位异国老阿妈。他常说,如果没有老阿妈舍命相救,自己不可能活着回国,更不可能与家人团聚。这些年,他曾多次前往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,一遍遍细看展品、查阅史料,希望能找到关于那位老阿妈的消息。可惜因年代久远,再加上那位老阿妈没有留下姓名或户籍信息,他终是一无所获。

多年之后,每逢他归国之期,于主光总要仁立海边向东遥望朝鲜,抛撒一束鲜花,以此感恩思人。两年前,于主光安然辞世。临终前,他再三嘱托老伴褚翠兰,年年岁岁,不忘祭奠。

如今,褚翠兰年事已高,行动不便,无法亲自前往海边。听完褚翠兰的讲述,牟馨雨接过了钱。她觉得自己手里握着的,是一份沉甸甸的任务。这是长津湖冰雪地里结下的生死情谊,是跨越万水千山的绵绵思念,更是岁月流转始终未曾放下的感恩之心。她立刻联系花店,确定花束样式。她要替两位老人把这束承载思念与敬意的鲜花撒向大海,让它漂到那位朝鲜老阿妈的身边。

两代机务兵

■张德升

为的责任问题是坚决不能犯的!”每次视频聊天,父亲总不忘叮嘱他:“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学、可以练,但如果责任心上出了问题,就对不起战友、对不起国家。”

这些话像一把尺子,时刻校正李岱琦的每一次检查、每一次签字。

今年5月,李岱琦正式独立上岗。那天,李爱兵把自己用了多年的钢笔寄给了儿子。这支钢笔,是李爱兵当年第一次独立完成战机检修后,师傅给的奖励。

在李岱琦心里,飞机不只是冰冷的装备,更是自己的亲兄弟、好战友。每次抵达外场,他都要围着飞机走一圈,摸摸蒙皮、看看轮胎,像跟老伙计打招呼;工作结束离开前,他还要再检查机舱盖。飞机的系统、线路,甚至蒙皮的铆钉排列,他都如数家珍。

“你对它上心,它才会可靠。它陪着我飞了一个又一个架次,它就值得它的每一次起飞负责。”李岱琦说。

然而,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考验。

原来,李岱琦负责保障的这架飞机曾有一个间歇性故障:飞行中偶尔会出现参数异常,落地后反复检查却又一切正常。李岱琦连续熬了几个通宵,始终找不到故障根源。

“那段时间确实有点焦虑,甚至一度产生过畏难情绪。”

晚上休息的时候,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,想听听父亲的经验,或技术上的思路。电话那头,李爱兵听完儿子的描述,沉默了一会儿。因为机型不同,他给不了具体的技术方案,但他听出了儿子语气里的急躁。

“我问你,这几天你查故障,是不是心里总憋着一股劲,非得把它拿下不可?”李爱兵太了解儿子了,于是开口就指出了问题所在。

李岱琦没说话,算是默认了。“这股劲本身没错,我年轻时也有,但干机务这行,最怕急躁,一急就容易把明显的问题漏掉。现在你静下心来,从基础的地方一条一条捋,自然会找到答案。”李爱兵的语气缓了下来,给儿子讲了一段自己的往事。

李爱兵刚独立上岗那几年,也争强好胜,什么活都抢着干,什么故障都想第一个拿下。有一次遇到一个疑难故障,他熬了两天,非要自己搞定,结果越查越乱。最后还是老班长带着他,从最基础的线路图开始捋,才发现根源就是一个他“觉得不可能有问题”的接头。

“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,当好兵不能光靠‘厉害’,还要学会踏实。”李爱兵说。

那一夜,李岱琦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第二天开始,他把之前所有的检查记录、测试数据全部摊开,重新调整思路。经过两天的排查,他终于找到了故障根源:一个看似完好的插头,内部引脚有轻微氧化,导致接触时好时坏。这个位置,他之前查过两次,但因为“觉得不可能有问题”,每次都忽视了。

故障排除那天,李岱琦拍着飞机的蒙皮,像拍着兄弟的肩膀,嘴里念叨了一句:“以后咱好好配合。”

“那是我独立上岗以来最深刻的一课。”李岱琦说,“技术上的东西,我爹教不了我多少,毕竟机型不一样。但他教我的是怎么当个好兵,怎么跟自己的装备相处,这往往比技术本身更管用。”

傍晚时分,战机的轰鸣声渐渐隐去,机务官兵的身影还在机库灯光下忙碌。李岱琦掏出口袋里那支钢笔。它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,映射出两代军人的责任与坚守。